

怀揣一本书,一起打开“沟通之门”

记者再次走进大墙分享

见习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李松杰

今年1月,在浙江省之江监狱的邀请下,记者第一次走进大墙,开展了一场读书分享课,记录下这份独特的经历(详见本报2024年1月25日报道)。时隔几月,我再一次收到了邀请。

上一次的分享,罪犯感受如何?现在他们是否有在阅读?我怀揣着一本《非暴力沟通》,下了高铁,匆匆奔向省之江监狱,脑袋里盘旋着这两个问题。比起第一次的紧张,这次的我,多了份期待。

监狱民警麻凯程告诉我,上次我来分享后,不少罪犯开始拿起了书。监狱也开始尝试邀请社会上的老师,走进大墙开展阅读分享。在几次国学《弟子规》的授课后,丽水市南明书院院长蓝优莲还收到了罪犯张某的来信,长达九页的书信中,有罪犯对读书的感悟,也有对人生的忏悔,“如果我以前就能听进去,或许有些错就不会

犯了……”麻警官介绍,现在不少罪犯,都能背诵《弟子规》的全文了。

麻警官指了指我手中的书,问我为什么选这本。我提起上次来做读书分享,有罪犯站起来问我,为什么一些在外面不会在意的小事,在这里(监狱)就会被放得很大,可能是一个碰撞或者一句不客气的话,就能引发冲突。这让我意识到,学会如何沟通对他们的重要性,《非暴力沟通》就是一本讲如何良性沟通的书。

非暴力沟通的第一步,是不带评价的观察。“请你观察你身边的同犯,用一句话向大家描述他。”我的问题抛出后,台下的罪犯互相看看,有人双手放在膝上磨蹭,有人笑着看身边的人。一名罪犯站了起来,“我身边这位很厉害,每天都读书,还会和我分享。”

“你看,你说的第一句话,就是对他的评价。”他的回答,让我顺势引入非暴力沟通的话题,就像书中所说,当观察的表达变

成道德评判的时候,就会滋生矛盾。在过往采访罪犯的过程中,我时常听到因为语言表达不当而犯错的懊悔,“因为口角而动手,最终酿成悲剧”是他们常和我说的话,“如果当时没有那句脱口而出的话……”

到底该如何正确沟通?“如果你不想同犯把垃圾扔在地上,可以表达为,地上有垃圾,这让我觉得不舒服,因为今天是我值日,希望你能把他捡起来,效果可能会更好。”这也是非暴力沟通的4个步骤——观察、感受、需求、请求。

接下来的时间里,我更多是和罪犯一起,判断他们每一个语句应该如何变成非暴力的表达。在他们越来越快速和大声的举动中,我想我来时的期待有了回应,这个期待就是,希望我今天带来的书和分享,能对他们有点帮助。

分享的最后,我把书翻到了中间部分,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,他们能和我分享看完后半章的感受。

这个工作室有点意思



见习记者 俞可薇
通讯员 厉凯旋

不到20平方米的工作室,直播配套、调音系统等一应俱全。透过玻璃窗,宽大的绿幕前,民警“主播”正在录制新闻短视频解说……

这里是浙江省金华监狱的“新芽”融媒体工作室。在亲眼见到前,记者也很难想象,监狱已经有了如此完善的融媒体单元设置。

“2023年4月,‘新芽’融媒体机构正式成立,它囊括了监狱的电视台、广播电台、网站和报纸。”负责人厉凯旋告诉记者,希望能创新节目形式,成为传递正能量的平台,为教育改造罪犯服务。

她指着工作室门口长廊上的人物照,“这是我们的民警‘主播’,用二十四节气命名,会负责不同的节目制作。像是主播小暑,目前在做的栏目叫《电影世界》,选取时下热门的电影,配合背景介绍、内容解说,每月一期。”当“欢迎收听电影世界”的介绍词随着背景音响起时,有罪犯会想起曾经收听车载电台的日子,“有种能沉下心的安全感。”

对于监狱内很多罪犯来说,“新芽”这个词并不陌生,而周六也无比值得期待。这一天,他们可以收听到《乐动心情》栏目,这个以点歌为主的栏目,架起了罪犯和他们家属之间的情感桥梁。

每周,主播白露都会收到近百封罪犯来信,或是点一首歌,或是抒发自己的苦恼和困惑。她印象最深的,是一名罪犯在来信里说,想点《机器铃》。

搜索这首歌后,白鹭感觉惊讶,“二八二五六、二八二五七、二八二九三十一”的歌词,让她摸不着头脑。但在信里,罪犯说,这首歌是北方人的回忆,唱出了人生的酸甜苦辣。在他30周岁这天,他希望点这首歌来纪念之前的人生。

《机器铃》播出后,电台没有再收到这名罪犯的来信,但后来,有许多其他罪犯来信,想再听一听这首歌。

主攻心理调适的《心语心园》栏目,会用广播开展集体心理疏导;《文心阅读》栏目,会定期与罪犯共度一本好书;《监狱长讲评》《新芽新闻》《新芽说法》等栏目,会动态化宣讲时事政治、法律常识和刑事政策……

近一年来,省金华监狱通过“新芽”融媒体工作室的各个栏目,系统化开展教育改造工作,有效引导罪犯积极应对挫折、压力和焦虑,以健康心态投入改造生活。



金牌律师来调解



“她不识字,我把具体做法写下来,她可以带回去让民警帮忙。”调解现场,律师一边听罪犯讲述,一边写下情况说明和建议书。

近日,省女子监狱联手杭州巾帼维权服务中心,组织12位金牌律师,走进高墙内,开展一场主题为“法中有情,让家有爱”的专场调解活动。现场,罪犯们在监区民警的带领下,有序分组,排队咨询律师。

十余年来,省女子监狱先后成立“小兰之枫”工作室和“调解深一度”调解中心,通过“1+9+N”的运行模式(即1个监狱级调解中心、9个监区级调解工作站),做深做细罪犯矛盾诉求多元化化解工作。

当天,“杭州市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驻浙江省女子监狱服务站”揭牌,监狱向特邀专家和9位“壹+”金牌调解员颁发聘书。

见习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孟汤琪

罪犯父亲墓前,民警在等一个人

这场跨越20年的重逢令人唏嘘

本报记者 徐新怡 通讯员 杨建福

“我终于有家了!”近日,在浙江省第四监狱亲情帮教现场,罪犯罗某数次跪在七旬母亲跟前,泣不成声。满头银丝的母亲紧紧抱住儿子:“你一定要好好改造,妈妈等你回家!”这场跨越20年的母子重逢,让现场所有人为之动容。

罗某14岁那年,父母因家庭矛盾离婚。母亲离婚后外出务工,再也没有回来。没人管教的罗某开始逃学,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。后来,罗某犯下一起盗窃案,被警察带走的第二天,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。

罗某把自己犯罪和父亲去世的责任,都归结到了母亲身上。在看守所,他曾用非常恶毒的语言给母亲写了封信,断绝往来。

之后,罗某因再次犯盗窃罪,投入省第四监狱服刑改造。入监后,罗某从不主动

与人交流,闭口不谈自己的家庭状况。针对罗某消极的改造状况,分监区经研究后将他确定为重点帮扶罪犯。

一次,管教民警陈立新从罗某的日记本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:“其他人都有妈妈,而我生病的时候,只能流着泪躲在被窝里喊妈妈。如果妈妈没有抛弃我,我也有机会上大学,也能养活我自己,何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,我的妈妈太狠心了!”

经过多番谈话,罗某向民警吐露出想跟母亲建立联系的念头。

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民警想方设法联系罗母,却得知她在儿子多次犯罪服刑后心灰意冷,也对自己疏于管教心生愧疚,已远走他乡,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。陈立新牵头组成工作小组,先后走访罗某户籍地及罗母务工的江西、云南等地,始终未果。

去年五一,分监区民警杨建福回家探亲,顺路再次前往罗某老家的村委会了解

情况。然而就是这一“顺路”,为寻亲工作带来了转机。有村民透露,清明期间,罗父的墓地曾有人去祭扫,很可能是罗母所为。杨建福及时与当地派出所和村委会联系,通过查询监控画面,确认了祭扫人为罗母。

今年清明节,提前守候的杨建福,终于见到了前来扫墓的罗母。得知民警来意,罗母第一时间询问儿子近况:“我儿子还好吗?我可以去见他吗?”民警向她通报了罗某的改造情况,并为她申请了参加今年5月的亲情帮教活动。

亲情帮教现场,罗某紧紧握着母亲的手:“我每天都在期盼,有机会亲口跟妈妈说一声对不起!我还想对监狱和警官们再说一声谢谢!我一定多做好事,多做善事来回报这份再造之恩。”

临近帮教结束时,民警帮助罗母开通了亲情短信和可视电话,希望这趟“寻亲路”能成为指引他回家的路。